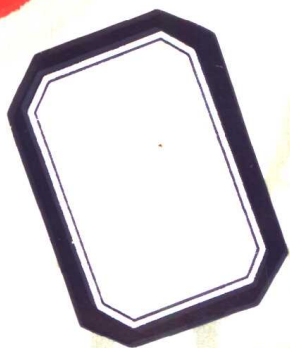


'97诗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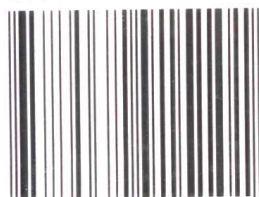
'97

诗



诗

ISBN 7-5329-1510-7



9 787532 915101 >

ISBN7-5329-1510-7
I·1314 定价:12.80 元



’97 诗韵

'97 诗韵

纪 宇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省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875 印张 5 插页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4001—11000

ISBN 7—5329—1510—7

I·1314 定价 12.80 元

ETSONG

谨将此书赠给全国各县以上图书馆和各大院校图书馆。

让我们世代铭记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那举国欢腾举世瞩目的日子。

颐中烟草(集团)有限公司

颐中集团·大英烟草·香港回归

——献给历史与现实的歌声

一九九七年的脚步轻捷地掠过一个世纪的确烟，掠过历史的坎坷，向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华人奉献出一个节日，一个盛典，一个喜泪和欢呼簇拥的时刻。

岁月终将流逝，激情也会冷凝。但这个时刻却是永恒的，它将会彪炳史册，点亮一代又一代后来者的眼睛。

为了歌唱这个伟大的时刻，再现时代的辉煌，诗人纪宇写下了煌煌七千五百行的长诗《'97诗韵》。长诗一问世即受到国内外传媒的注意，《光明日报》、《文艺报》等三十余家报刊频频报道和评论，美国和香港的报纸发表消息，《中国文化报》、《人民文学》等选载，全国许多著名诗人和诗评家为之喜悦，给予高度评价，并进行学术研讨。我们颐中烟草(集团)有限公司的干部职工读过，则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因为纪宇是我们的诗人，他是颐中集团的前身——青岛卷烟厂的工人。他人生的路上，参加工作的第一站是在颐中，他在这里工作过五年。在车间，在厂区，洒下过他劳动的汗水。纪宇是从颐中走出来，走向山东，走向全国的。而颐中集团追溯到一个多世纪之前——大英烟草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又是由英国人二十年代在青岛开办的。纪宇参与过厂史的搜集整理，对于英国殖民主义者侵略中

国,欺侮中国人的历史,有着较多的体验。大英烟草公司一九三五年改为颐中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直到青岛解放后的一段时间,还由英国人掌管,英国的米字旗孤独地低垂在市区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之中。直到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三日,颐中被中国政府接管,这个工厂终于“回归”到了人民的怀抱,同样经历过“米字旗帜降,五星红旗升”的时刻。芥子一粒,可见大千。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纪宇在青春焕发的时期就曾“经历”过一次“回归”。那个回归对他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为他在年近五十岁时迎接香港回归祖国植下了诗的种子,使他的激情一发而不可收。

颐中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回到人民怀抱之初,中外都曾有人怀疑中国人有没有能力管好这个工厂。这和香港回归祖国之前的一些论调何其相似!事实胜于雄辩,中国人有智慧,有能力,让我们接手的一个厂房陈旧、设备老化的工厂焕发青春。我们不但能管得好,而且使它获得巨大的进步和发展。如今的颐中烟草(集团)有限公司已经立足烟草,走出烟草,走上立体多元化的广阔发展之路。它目前的经营领域已涉及金融、汽车、机械、建材、印刷、包装、体育、酒店、商业等多行业,现在拥有国内外五十八个分公司,六个辅助生产厂,六个控股公司,还持有中国光大银行等四个企业的股份。拥有固定资产二十亿元。是全国五百家最优秀企业中获得满分的十二家企业之一。一九九七年集团生产经营取得重大进展,共完成销售收入一百零三亿元,实现利税二十四亿元,利润总额八亿元。由小见大,从颐中看香港,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她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颐中集团不仅抓生产出产品、增效益,而且形成了自己“颐和世界,中惠人生”的企业文化形象,向社会各界输送了大批人才。在青岛,在山东,几乎各行各业都有颐中培养的干部。从市

级领导干部到各区、各大中型企业的领导干部，青岛市总工会、市社科院、市文联，作家、诗人、学者、演艺明星、体育健儿，都层出不穷。颐中成为人才成长的摇篮。人才即使离开了颐中，也没有忘记他们最初在颐中迈出的脚步。

现在我们将颐中老职工纪宇写的《'97 诗韵》作为颐中集团公司的一片心意，赠送给全国大专院校和县以上图书馆，让成千上万的读者阅读和欣赏，我们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正像一位读过《'97 诗韵》的著名评论家所说：“也许我们的后人才会比今天更关注这个作品，他们从这首长诗里可以看到全世界的华人在香港回归这个历史时刻面对这个伟大事件时的最真切的感觉——我们的前人和后代都是难以体验的。”

前人已去，让我们的后代在一百年或二百年之后，在研究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这个历史事件时，发现这样一个线索：“有一部长诗，描绘了那个时刻。有一家叫颐中集团的企业把这部长诗留在了图书馆。”

于是，他们在图书馆里找到了《'97 诗韵》，发现了颐中集团与诗人纪宇的渊源，发现了他们对历史共同的关注和深情。而那个时候，颐中集团的发展战略已经是我们现任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怎么想也想不出来究竟有多少行业和产业的跨国集团公司了。

我们对未来致以问候。

颐中烟草(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蒲 强

总经理 杜溪山

一九九八年三月

诗韵：一九九七

——自序

毫无疑问，中国的一九九七是辉煌的。

对于香港回归，那种热烈期盼，那种举国欢庆，那种全球注目，似乎现在都已经过去了，可它潜在的意义和影响将在未来日益显示出来。

在我心目中，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零点，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那个历史时刻是有决定意义的，对《'97诗韵》来说也是有决定意义的。

《'97诗韵》一定要看到那个历史时刻，要写上那个历史时刻，这就决定了它必须在香港回归之后发表和出版。

这是迄今为止我写的最长的政治抒情诗。写作的时候，我没考虑它的长短，只是顺应诗中的“气”，荡气回肠，气冲霄汉，纵横历史天地，吐纳世纪风云，句子该长则长，该短则短，完全顺其自然。待全诗一气呵成，回头一看，原来写了这么多，大约七千多行。

这部长诗写的是百年盛典，香港回归。

可在我的心中和笔下，它又不仅仅是香港回归。我写的是我所认识的，我的中华民族一百五十年来的觉醒史，中国人民

一个半世纪不屈不挠浴血奋斗的前进史。

诚如长诗题目所示，这部长诗的全部结构就是汉语诗韵。诗韵的十八个韵部，是诗的十八章。外加一个序曲，一个尾声。

以诗韵的十八个韵部界定长诗的章目，以诗韵传统中形成的韵目排列顺序作为长诗章节的目次，每个韵写一章，是这部长诗艺术上最显著的特点。

在诗的王国内，韵是诗歌王子外巡时乘坐的金马车，车辚辚，马萧萧，那威风和气魄，岂是其他什么人、什么形式可比？

王子也许偶尔也不乘马车了，因为他兴之所至，可能坐一乘小轿，骑一匹骏马，或者步行到宫殿外，踏青赏花。

诗歌押韵和不押韵都是随“心”所欲的。心就是诗人的构思、灵感和愿望。

换一句话说，“心”就是诗人全神贯注的工作状态，是诗的艺术追求。

然而，在诗歌界不讲诗韵，在写诗时不押韵，这种现象已经很久了。仿佛新诗和诗韵已经悄悄协议离婚，不声不响地分手了。写诗你就请便吧，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何必还一板一眼地去押什么韵呢？为什么那么守旧、那么迂腐？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哪位诗人的作品若合辙押韵，就会被某些编辑视作观念太陈旧，诗风太传统。相反，有些自以为高明，信马由缰地写下的，根本不屑于押韵的分行文字倒被视作珍品、精品。于是，流风所至，部分已经成名的青年诗人便越走越远，一些为了发表作品的初学写作者，只好“趋时”效颦了。

遗憾的是这些诗被大多数读者所不能接受，甚至专门搞文

学的如沙叶新先生也真诚地抱怨“看不懂”。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把诗歌今天陷入低谷的原因，找到诗歌不押韵的头上。我只想说，诗歌无视自身创作规律，脱离时代，脱离人民，在诸多误区当中，抛弃诗韵，割裂传统，不能不说也是一个重大失误。

就我个人的诗观来说，韵只是诗歌诸多表现手段中的一种。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四行诗占四个韵部，完全不押韵，却也是历代公认的千古绝唱。新诗中，不押韵的就更多了。大诗人艾青的大部分作品，从《大堰河，我的保姆》到《向太阳》，都不押韵，是完全的自由体。谁能说这不是落地有声的优秀之作？甚至，我还认为，有时候不押韵的诗更难写。而有些押韵的文字，如《百家姓》等，却不是诗。但是，写诗的人，无一例外都应该懂韵，能够熟练地掌握和运用诗韵，用韵是写诗的基本功。一个完全不懂韵的人，决不是一个好诗人。即便是写无韵诗，也应该是将韵烂熟于心之后的无韵，是去掉外在的韵脚，而让内部的韵律更自由地流动起来的手段。是“有”后之“无”，是“浓”后之“淡”。在《'97诗韵》中，诗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将激情和思绪都纳入每一韵规定的抒情渠道中，严格地押韵。既然叫了诗韵，那就好好照规矩押韵。前辈诗人曾有押韵是“戴着脚镣跳舞”的比喻，但在我看来，没有那么严重。我的感觉是，写诗押韵更像“沿着轨道行车”。韵域有宽有窄，每一韵中的字数是一定的。去掉那些字典和韵书中虽有，但在生活和口语中已经不常用的、冷僻的部分，能够为我们写诗之用的，好像不太多了。这当然是一种局限，可这种“限制”，也提供了诗歌创作时的“自由”。我在写作中没有感到太多的障碍，太大的困难，反而觉得诗思如

潮，喷涌而出，诗韵没有束缚我的思想，反而帮助了我的思维，真得谢谢诗韵！

写作过程中，我还有个体会，用一韵写一章诗并不难，真正感到困难的是按照《诗韵新编》的韵目顺序写。诗韵的韵目排列是历史形成的，从《中华新韵》到《汉语诗韵》，都是一麻、二波、三歌……我在写作中曾想过突破这个“顺序”，重新排列，但那样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韵目。后来又想，排列组合打乱，还称什么“诗韵”？只好放弃，老老实实按韵目顺序来写。本来某个韵放到长诗后面来写，可以写得更好些，但韵目排在前，就只好提到前面。某个适合写到前面的韵，因韵目排在后，只好移到后面。经过几次调整和思考，我觉得诗韵的韵目，居然很适合我写这部长诗，没有削“诗”适“韵”的感觉。

在写《序曲》时，我觉得它应列在十八个韵部之外，曾做出多种尝试，先是无韵，后来随意换韵，都不理想。等我找到“倒计时”这个构思，顿时喜不自禁：这真是“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应该算是神来之笔，将十八个韵部倒过来写一遍，且让“时代”、“公理”、“评论家”和“诗人”都登场，进行“构思与评说”。我频频转换视角，力图避免读起来有冗长之感。

写《尾声》时，曾想叫“正计时”，将诗韵从“一麻”到“十八东”，每一韵再写一节，可写出来后，觉得很匠气。精致是精致了，但人工雕琢的成分太多，不但损害内容，而且牵连到全诗的框架结构。于是悟出构思中的“巧妙”也要有个适度，太讲究就是不讲究了，便全部放弃。后来想到引用杜甫的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决定选用“十三豪”韵，

把全诗推向“历史聚焦”的高潮。

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我曾为自己树立一个目标，即“一部长诗，半本诗韵”。现在一部长诗是写完了，内容之外，遣词造句上，“半本”诗韵的想法是否达到了？那就请读者来检验吧。我从心里希望这部长诗在内容之外，在诗韵的技术操作上也对初学写诗的青年朋友有些启迪。

我为这篇小序起名：《诗韵：一九九七》，还蕴含着层意思，那就是想说，“诗运：一九九七”，这个“运”字是命运的“运”。在这个辉煌的一九九七年中，诗歌的命运不佳，处境惨淡。有个调查机构对北京、上海、广州等五个大城市共一千五百人抽样调查的结论是，诗歌在诸多文学样式中“受欢迎程度最低”。近四成的人认为“当代的人们已不大会以欣赏诗歌为乐”。不管这个结论有多少偏颇，对一个有着唐诗宋词传统的泱泱诗歌大国来说，都是具有警示意味的。我又想到，身处祖国新疆的诗人和散文家周涛两年前发出的《新诗十三问》，在一九九七年引发了全国对新诗前途广泛的讨论和争鸣。我也曾写下《新诗十三答》，因忙于写《'97诗韵》，我的回答没有寄出去发表。恰巧在《'97诗韵》完稿之际，周涛到青岛来了。有朋自远方来，自然要陪他一览青岛风光，也必然要谈诗说文。我将《十三答》和《诗韵》交给周涛，请他在读山阅海之余，抽空翻翻。没想到，周涛第二天没有陪着夫人去海滨，却花费整整一个上午，在宾馆里读完了这部长诗。富有诗人气质的周涛十分激动，谈了许多肯定的意见。在此之前，最早读到这部长诗的是山东文艺出版社的一位编辑。那位编辑在长途电话中听我说写了这么个东西，觉得很有意义，当即决定要看诗稿。我把长诗送到编辑手里之后，他连夜审读，并采取“流水

作业”的办法，他看一章，社领导看一章。这样，一天之内便将长诗看完，作了充分肯定。接着山东文艺出版社又向山东省出版总社的领导作了汇报。最后决定，在调整一九九七年出版选题计划时，将《'97诗韵》补入，作为重点图书，在年内出版。我写一九九七的诗，七月初完稿，在编辑和友人的帮助下，八月、九月两次大改，十月又进行第三次修改。长诗能在十一月末出版问世，速度之快，这使我十分感动。

一九九七年是难忘的，诗韵难忘，友情难忘，信任难忘。若按青岛的规矩，是斟满一大杯啤酒和朋友们碰杯，大家一饮而尽，多余的话不用说，“全在酒里了！”长诗里没有啤酒，只有激情和诗韵。让我把长诗捧给我亲爱的读者，也只说五个字：“全在诗里了！”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于青岛

目 次

序 曲	倒计时：构思与评说	(1)
第 一 韵	紫荆花	(16)
第 二 韵	黑色恶魔	(31)
第 三 韵	哀歌	(48)
第 四 韵	壮怀激烈	(56)
第 五 韵	铸钟警世	(69)
第 六 韵	历史有耳	(80)
第 七 韵	家国之祭	(82)
第 八 韵	中国之泪	(97)
第 九 韵	昨日的腐败	(117)
第 十 韵	烟土与国土	(135)
第十一韵	沉思林则徐	(155)
第十二韵	何处是神州	(173)
第十三韵	呼唤英豪	(192)
第十四韵	史诗与庆典	(207)
第十五韵	信：旧事与新闻	(221)
第十六韵	一个老人与归航	(245)

第十七韵 从黄昏起程…………… (264)

第十八韵 今夜心潮涌动…………… (279)

尾 声 历史聚焦…………… (292)

序曲 倒计时：构思与评说

秀才人情纸半张，
诗人心意韵花放。

——自题

【十八：东】

中国即景：

山挽南来北往的清风，
海压奔近复远的浪涌。
久盼的时辰将临，
天地一片沉静。
全世界良心的目光，
同时聚焦向东。
看这辉煌瞬间，
如何将历史启动！

香港远眺：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